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三十六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書

答趙元昊書　　范仲淹

仲淹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

如家牛馬駝羊之産金銀綿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嗟吁遣使行奠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

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歳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絶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呑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

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懐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

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覇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絶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

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絶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

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玆四海熈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强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玆漢之兵民葢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揺之驗也

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爕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

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明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

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

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吴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遠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

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駞羊之産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葢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矣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伏蒙台慈疊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為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憙生事仲淹於縉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為狂士然則忤之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賛謂

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巳過不伸不直而大
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豈天性之然哉今擢處
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
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相州之亂則執手泣别勉以忠
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
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任之意
重負泰山未知所擇之心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宣仲
淹惶恐再拜

游嵩山寄梅殿丞

謝絳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岳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峰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為人間事所窘未逞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為山水游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游嵩詩碑碑甚大而字未鐫

上緱嶺尋子晉祠陟轘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白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稍出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却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齎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虧蔽石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蔪崒斗甚則芒蹻以進窺玉女窓搗衣石石誠異窻則亡

有迤邐至八仙壇憇三醉石徧橅墨跡不復存矣考乎
三居所賦亦名過其實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
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從容間躋封禪
壇下瞰羣峰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捶翼不可到者皆
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影視若蟻壤武后封祀碑故
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姓名于碑陰不虞後代之譏
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覩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
同遊鑱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

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盡詣東峰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絶世間慮盤桓立清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即舍張燭具豐饌醴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引賦詩談道間以謔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為何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若昔聞鼯鼠窮伎能下而不能上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夫來逆其

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頴陽宿金占十六日晨發

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

少室之美非緜兹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

得其狀自行七十里出頴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即

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

大洞蔭數畝水泉出焉久為道士所居爨煙熏燎又塗

塓其内巳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峰勢

危絶大抵相向如巧者為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

之洞體法確妙蓋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
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將雨
而去猶冐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
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
絶倒豈知道路之長短也十七日宿鼓婆鎮遂縁伊流
陟香山上下方飲于八郎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末及此
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
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菘轘一匝四百里可謂窮

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

與陳都官書　富弼

牙幹至蒙惠書論君子小人各以類進且取易泰之初九否之初六皆以拔茅茹為文辭以質其事因及治亂之道率由君子小人而致旨暢而辭密氣勁而志堅上發經藴旁照世弊森矗明白其文章之偉歟復謂僕異時必居進退君子小人之位此足下待僕之過也然似

有疑僕臨富貴不能守初節廼以忠義見勗於是不可不報足下試聽之夫書籍所載皆聖賢所行之道然未有不深其本而數其末隱其原而揚其流其本深則其末茂其原隱則其流遠此聖賢制則之要也凡今之人觀書者不究其本不詳其原惟末流是習是故不見聖人之心之所存矧又未盡末流之學隘近淺薄陷為小人謂讀書不為人專以為已也於是以爵位為梯身之具而忘乎其君以禄利為肥身之資而忽乎其民然有

尚未能梯肥其身者則有蹈捷急之徑趨邪枉之門貨賄公行交結相尚干姦萬亂亡所不至生偷一時之樂死為後世之誚而不顧也僕謂市販之貪奴隸之猥亦或恥而不肯為而彼人者洋洋自以為計之得巳之勝吁可哀也僕不佞自始讀書為學必窮其本原不到聖賢用心處輙不止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也天地生人於其間不能自治必立君長以治之為君者不能獨治必求賢以佐之聖者君之賢者臣之君臣合而共治其

人人既和天下無事於是君臣處其位相與共享天下之樂以為報也聖賢不待報天下之人奉以為報也是知古之為學者為人不為已也古之得位為君與之佐者亦不為已而為人也故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又曰天生聖人蓋為百姓不獨使自娱樂而已也夫為人君者尚不得肆不得自娱樂其為佐者反可以爵禄梯肥而忘乎君忽乎民哉又可朋姦附惡為市販為奴隸之所不為哉是故古者聖賢得其時

則假富貴之位以所學之道施於當世之民不得其時則丱貧喜賤亦以所學之道著於書以教後世聖賢之心盡於是而已矣今足下既才僕而譽之又疑而𢯱僕是果相知乎噫僕視富貴為何等物處之不以義則所處非君相設處僕于位僕將持所學發時之所未治說吾君吾相而治之用吾說康吾民則所謂富貴者真富貴也僕惟恐富貴之不得得之不能久也苟不用吾說不能以所學康吾民僕當自亟去棄富貴如脫屣墜甑

還吾貧賤著書為樂且孰能障吾救後世哉僕自斷如此復何苦而移吾之節哉僕之惟其直如日月著于天嵩衡植于地日月可隕嵩衡可拔僕之節不可移也不然僕老死其節亦可與死偕死也捨是必未為交游憂足下諒之所示辨劉牧鉤隱圖洎制器尚象論皆精絶得人意外之妙研玩累月僅見閫域其本不以復時一覽以紓想望之心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

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

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於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名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

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葢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

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

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

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

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

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

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

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

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

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嘗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尹師魯書　　　　歐陽修

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乃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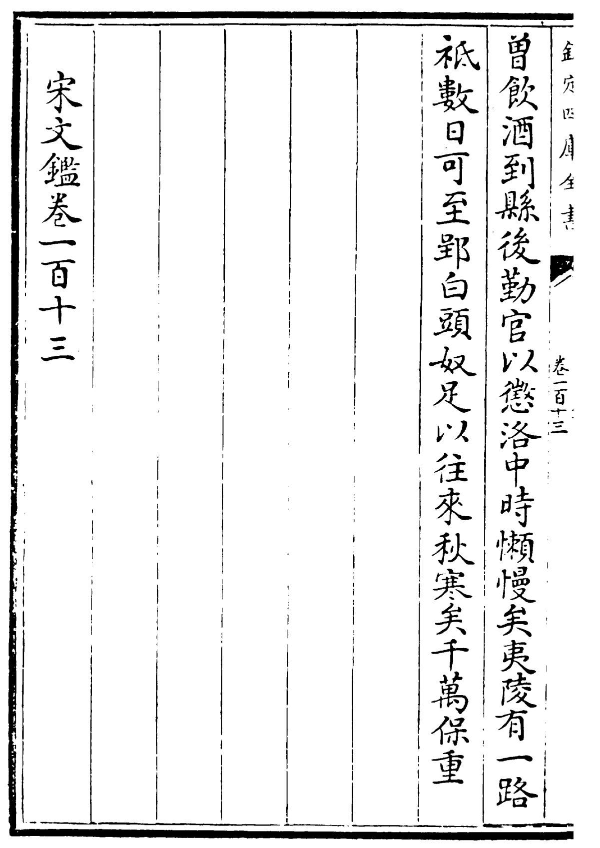
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廹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泝汴絶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至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

者别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葢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葢已知其非君子發於

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黙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人事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

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趍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葢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絶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

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辭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别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



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

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三十七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書

與石推官書

歐陽修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絶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

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

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圖畫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

毋毋彳亍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苐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人常行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恠亦猶是矣而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恠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

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蓋

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

答吴充秀才書　　歐陽修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毁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

特假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葢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

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葢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

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修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修

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辨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

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諍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

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下中令色不動挿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葢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耶抑偶舉之耶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

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辨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辨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僃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

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
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介而他
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辨若舉而入臺又有
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
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
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
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

尹洙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對送始文政等以罪配隸牢城保寧為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公公命覆其罪苟不至深切則移籍於廣鋭蕃落文政等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幕府不俾二人者來反令取其具獄就涇視之既而帥命二人者來止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獄則詳之矣於是衆議曰具獄往而二人乃來此必審其初罪不為深切矣其言材弱

射不中程者慮以廣鋭處之也蕃落舊等才五尺三寸近制短指者亦聽狄倈命二舊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彎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舊卒下等之上涇内地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繆相遠若必長箭程之雖積功至大校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落中有犯姦若盜如此北隸軍者甚衆决不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遂易其籍帥府乃詢去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為深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不欲隸此二人於蕃落既已籍

之無如之何乃答曰其罪不至極於惡薟婉其辭所以
恭上命也不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凡涇人之相厚者
皆見責曰何乃不禀帥命其鬧之甚駭其言若它事則
不敢知如正此一事則所以為不禀也何者始本路索
此二人於涇帥既不遣復命取具獄視之若果以為巨
慝則當下令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理獨歸其具獄
則洙必審視其罪雖其可貸猶當奉承帥旨奚必改籍
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二人具獄也命本路究

其罪易其軍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易不足為忤意易之不足為迎合且本路軍與民曁蕃酋以事自訴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訴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酋所陳其可行者十不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為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以一事為違戾耶兹事極微而沬懇懇為言者誠以害於體為甚大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其於法少疑而事當然者大吏持以前日王

文政等無礙於法尚爾今此恐見詰奈何洙叱去之洙謂狄侯曰異日此曹有言必請黥之雖異日黥之徒能制一吏如將校何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我有畏哉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為元帥憂也自洙臨本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不足死而特死者有當死而憐其形者洙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葢知其守將可任以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持其主校過失者洙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為隱汝懼累以

言或主校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校若貸汝則過終不聞是使主校皆畏過莫敢笞其卒者此軍之大弊也狄侯曁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且大將於士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必有主校焉使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不畏其主校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為主校者豈使反畏其下哉故為將者必察羣校之貪虐者自去之無使其

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使士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郡之兵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洙秩雖卑然於本路言之與狄倰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既重朝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校則小以為憂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為憂今將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故其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以此其得以諫名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廷辨之今乃不

能自辨於元帥反囁嚅於幕府豈畏懦耶葢元帥之體不當以事詘於部將是某凡辨論事可取直於天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答張洞書　孫復

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羣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於我我幸而志於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睎覬科第為事若明遠頡然獨出不汲

汲於彼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然吾懼明遠年少氣勇而欲速成無以致於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矣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内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内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

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摘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摭實有感而作為論為議為書疏歌詩賛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潜其心

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

也既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

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

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齊肩而起以

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以楊墨佛老虗無報應之事沈

謝徐庾妖艷邪哆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編滿集發而

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汚簡册者

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

愈而已由是而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之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逺熟察之無以吾言為忽

上孔中丞書　　石　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逺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頴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

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侯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蓋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果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

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

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覯其能遑更三大

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府浹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虗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録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纎人革故鼎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甞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直

讜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其官位彌高身彌貴禄厚恩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葢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

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已立於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嚚嚚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渝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

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虗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取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答韓持國書　　蘇舜欽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重

增號絶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悌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畏者也今言如是疑非出於持國也然筆迹趣向皆持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為持國班班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於持國之口耶昨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顔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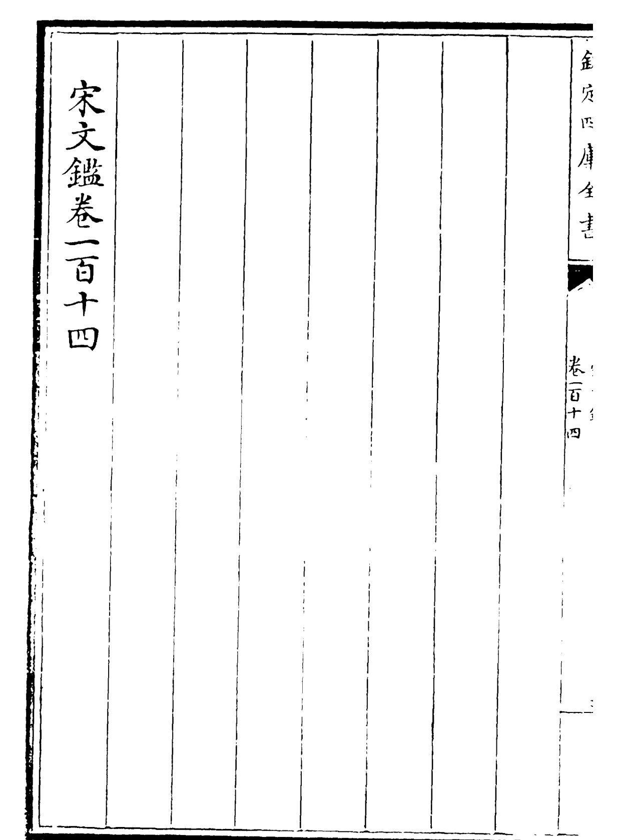
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疑嫌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往鉤賾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存卹者幾稀矣故閉戶或密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冦惴惴然惟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況血屬之多持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

入之薄持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也食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今持國尚有此語況親也義也識也不逮持國者多矣使之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傲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

使人指背笑我哀閔我亦何顔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逺而伏臘稍充足居室稍寛又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觴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𥦗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踰月不跡公門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絶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

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否哉人生内自得外有所適故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禄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宦何以盡友悌之道也况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耶嘗觀棠棣之詩

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常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三章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朋友尚義及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子於持國外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及子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前得子華詩意亦然未暇述遂今并此以達子華子非躁而忉咄者樂之


宋文鑑卷一百十四

宋文鑑卷一百十五

宋 呂祖謙 編

書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

四夷有以觀聽也而潤然寖久功烈掩塞是必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管絃之書遂亡于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閲其蹈厲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為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粗問制度亦欲奮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求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驍鷙之士孫吳貴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化者危冠逢掖之人居則有序

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鬬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曾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劒而疾眎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况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

員本之不知教化既寖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
騖於是乎有縱横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
説有司不及然風俗由是以薄禍亂由是以長學者之
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
務教冑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
以恌也今既示之恌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
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慼也足下書曰時事
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衆薦黄晞奏章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庭平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直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

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人巧偽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餓而死幾斵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

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
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
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
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為責況敢毀之睎避介聘為
學正不肯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睎高識遠慮
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
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使其箝口
固不為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

此襄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

答劉蒙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効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

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齪齪然為
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
目為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
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
於陋巷因得切讀足下之文竊足下志文甚高志甚大
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
說而心服譬如窶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
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

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塟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為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内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

佐從者之疏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踈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嵗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顧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顔之道啜菽飲水足以

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為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庶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

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為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𥿄載而往垂槖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

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設脫之起一千三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縱置之則太長横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設以一黍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黄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

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此來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繆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于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

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為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為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

古人所為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二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為黃鍾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擇彼用此將何擇

焉景仁曰右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從何出耶光謂絫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宜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煩則上下輩之所為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今律管至小而黍粒睽圓其中豈無負載羨空之處而必欲責其中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為九寸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

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黄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度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

黄鍾適當古之仲吕不知生所謂仲吕者果后夔之仲吕耶開元之仲吕邪若開元之仲吕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吕之正乃欲取以為法者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歛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譊譊也不宣光再拜白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常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

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

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徳而賛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誹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

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甞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如禮義信况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

小人耶則固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鬬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局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

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伊尹為阿衡自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

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

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薳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禄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薳

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鄧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屩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約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

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

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
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
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
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
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
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如無也及賓客
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

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輙艴然加怒或詬駡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寛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

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

者左之成者毁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髫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

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
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
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
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
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
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為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
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
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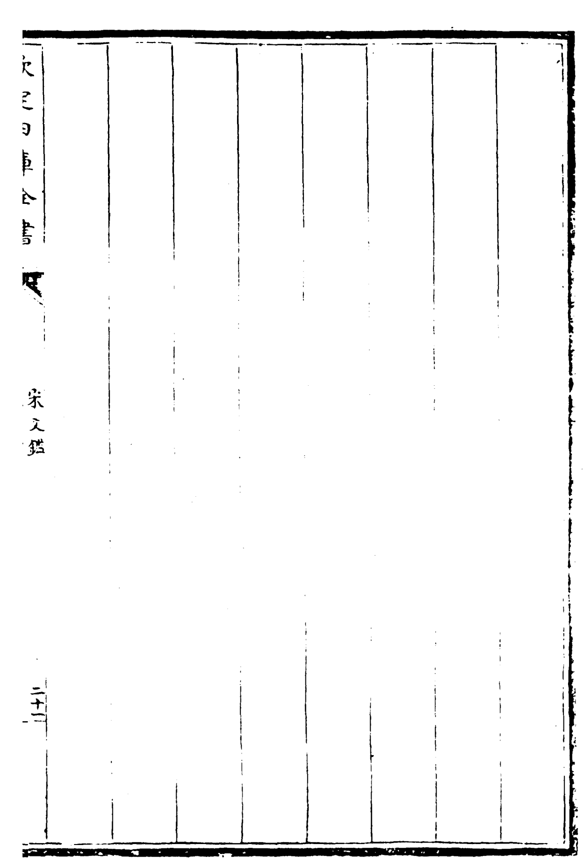
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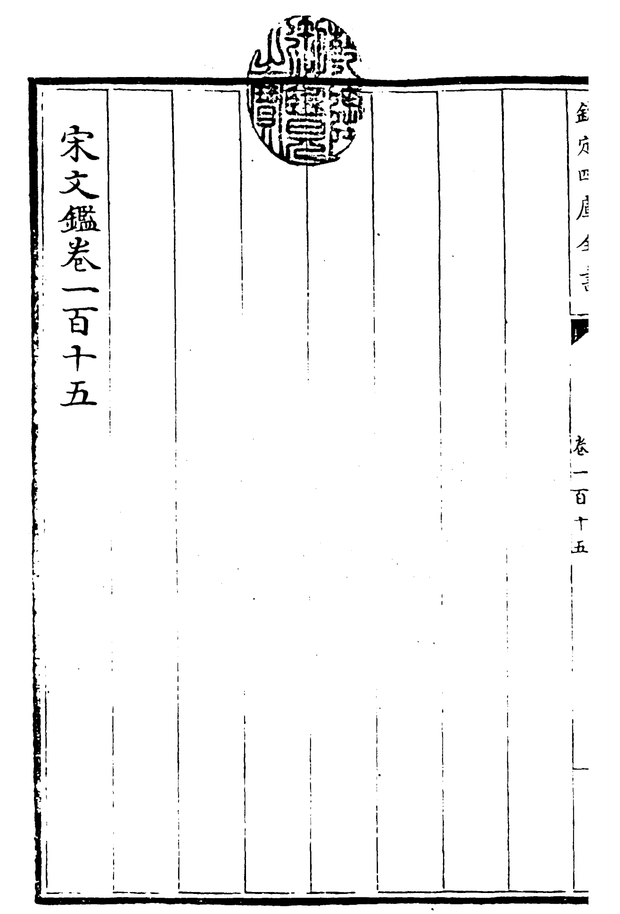
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輙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舍唯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

遂已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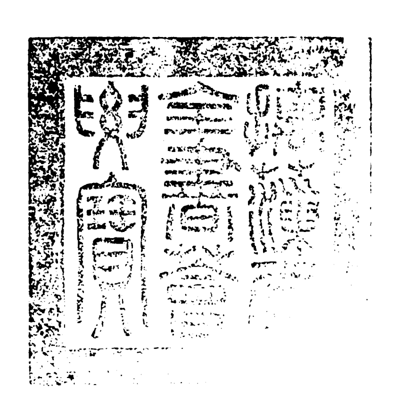
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舍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

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宋文鑑卷一百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